

行
水
金
鑑



行水金鑑

行水金鑑

卷第二十三

河水

明世宗嘉靖六年十月壬申光祿寺少卿黃綰等言黃河在三代時未嘗爲患蓋以水性向北就而道之其流自順故也至於後世引河作渠或以通漕乃不免於隄障而隄障一潰遂不可支漢時瓠子之役道河北行復禹舊跡而梁楚之地稍得底定至隋開通濟渠自板渚引河入汴而河始入淮今黃河自金龍口至安平鎮一支或時北流其餘不入漕河則入汴河皆合淮入海矣夫跨中條而南爲河南山東兩直隸所交地勢西南則高東北則下其墊沒也固宜乃豐沛徐淮之水則自沛

河滲流所致夫彭城下邳馬陵諸山皆發跡泰山與蒙羽相接從東轉西以逆水勢水小則循呂梁出清口入淮大則河不能容水爲山阻泛溢原野其爲豐沛徐淮患必然也若不疏道別行患無已時臣以爲當於兗冀之間求其兩高中低即中條北條所交者浚之使北至直沽入海乃得免於墊沒夫沛河旣去漕河必淤則當自沛縣及呂梁至淮多造滾江龍之類洩之上流則泥沙必隨水而去乃開浚爲易或謂沛河雖有豐沛徐淮之患亦爲漕河之助殊不知漕河泉源皆發山東不必資於黃河若南旺馬腸樊村安山諸湖實諸泉鍾聚之所宜倍加修浚而引他泉別流者總蓄之則漕河不竭

矣又南旺馬腸湖隄之外爲孫村湖者地形下濕較之湖水反低若決瀦爲湖并道漕河改經於此又可以免濟寧高原淺澀之艱矣上以其疏下總理河道侍郎章拯議處以聞先是六月間黃河水溢奔入運河沛縣地方沙泥淤填七八里糧船三千餘隻阻不能進御史吳仲以聞且言侍郎章拯郎中邨茂中李煌三臣者必不能爲陛下辦此乞推總制都御史一人往代之上命戶工二部會議章拯亦言河渠淤塞勢難遽通惟金溝口迤北新衝一渠可以假道令運船由此進昭陽湖出沙河板橋其先阻淺者西歷雞塚寺出廟道北口通行得旨下工部並議議未決給事中張嵩等言去秋河塞皇

上特命章拯邳茂中李煌併力修濬而拯苟且塞責今不得已又令運船由昭陽湖以出夫湖地庳河勢高引河灌湖必致瀾漫使湖復阻拯何以爲計哉茂中煌嘗議於沽頭聞設官專理是二臣亦逆知有今日拯乃抑而不行以至事勢窮迫貽害至此乞罷拯別推大臣素有心計風裁者往代之上以漕計重大責部臣遷延不即定議引舟入湖終非長策誠如嵩言請先飭拯等悉心區畫仍舉大臣才望素著者一人總其事河南山東守臣及藩臬等俱聽節制復選郎中主事各一人爲之協理并采綰仲諸議酌量可否其徵發夫役調度工費悉得便宜從事用或不足令戶部處給其沽頭上閘宜

增設主事一人上以爲然因讓拯前報運河疏通旋奏淤塞若遲悞糧運國計何賴茲姑留拯茂中煌等供職吏部即推擇大臣中有諳古今識地理實心經國者往提督之餘悉如議是時建議治河者詹事霍韜左都御史胡世寧兵部尚書李承勛言人人殊韜疏略曰今議者欲引河水自蘭陽住宿遷少殺河勢則徐沛不溢運河不淤臣與方獻夫議以爲水溢徐沛猶有呂梁二洪爲之東捍東北諸山亘列如垣猶有底極若自蘭陽住宿遷則鳳陽歸德平地千里河遂奔放數郡一壑其患不獨徐沛而已臣竊謂今日所急宜先疏通運道然後議處徐沛此緩急之序也前議起河南山東丁夫數萬

疏濬淤沙以通運然沙泥隨水自高而下挑濬未畢水至復淤雖日役萬夫力亦不足今沛縣旣塞運舟皆由昭陽湖入雞鳴臺至沙河迂回不過百里湖面寬廣夏秋水溢則患覆溺冬春水涸則慮膠淺若治湖築隄浚爲小河河口爲閘以時蓄洩水溢可避風濤水涸易爲疏濬目前運道可以無阻三月即土隄可成一年即石隄可成用力少取效速黃河愈溢運道愈利較之役丁夫以浚淤土愈浚愈淤勞佚大不侔也按古黃河自孟津至於懷慶東北入海今衛河自衛輝府汲縣至臨清天津入海猶古黃河也今圖便宜之策自河陰原武懷孟之間審視地勢引河水注於衛河至於臨清天津則

不惟徐沛水勢可殺其半而京師形勢其壯自倍此其
爲便利一也按元人漕舟涉江入淮至於封止陸運百
八十里至於淇門入於御河達於京師御河即汲縣衛
河也今由河陰原武或孟津懷孟之間擇地形便導河
水注於衛河冬春水平漕舟由江入淮沂流至於河陰
順流至於衛河沿臨清滄州至於天津夏秋水迅乃由
徐沛達於臨清至於天津是一舉而兩得運道也此其
爲利二也承勛言黃河遷徙無常然必避高而就下善
治水者因其性而導之今日之功但當疏浚其下流防
遏其上源使不至於大爲害耳按黃河入運道支流有
六若六道通流以殺水怒當不爲患自渦河之源塞則

北出小黃河溜溝等處不數年諸處皆塞北併出飛雲
橋於是豐沛受害而金溝運道遂闕然幸東面皆山猶
有所障故昭陽湖得通舟若益徙而北則徑奔入海安
平鎮故道可慮單縣穀亭百萬生靈之命可憂又益北
則自濟寧至臨清運道諸水俱相隨入海運何由通臣
愚以爲相六道分流之勢導引使南可免衝決之患此
下流不可不疏濬者也然欲保豐沛單縣穀亭之民必
因其舊隄築之障其西北使不溢出爲患此則上游不
可不隄防者也識者以爲不若於昭陽湖之東引諸泉
水甃爲運道建閘以節水自留城沙河爲尤便然大役
一興爲費不貲誠宜整理鹽法措置餘利以給河工令

大小諸臣任事任怨工宜可就世寧言今日之事開運道最急而治河次之然不治河運道不通臣請先述治河之說夫河流分則勢小合則勢大河身寬則勢緩狹則勢急治河者順其性則易逆其性則難故曰不與水爭利此其大法也河自汴以來南分二道一出汴城西滎澤經中牟陳潁至壽州入淮一出汴城東祥符經陳留亳州至懷遠入淮其東南一道自歸德宿州經虹縣睢寧至宿遷出其東分五道一自長垣曹鄆至陽穀出一自曹州雙河口至魚臺塌場口出一自儀封歸德至徐州小浮橋出一由沛縣南飛雲橋出一自徐沛之中境山北溜溝出六路皆入漕河而總南入淮今諸道皆

塞惟沛縣一道僅存所謂合則勢大而河身且狹不能容納故溢出豐沛徐爲患近又漫入昭陽湖故流緩沙壅運道遂塞今宜因其故道而分其勢其在汴西滎澤近開孫家渡至壽州一道宜長浚以分其上流自汴東南出懷遠宿遷二道及正東小浮橋溜溝二道各宜擇其利便者開浚一道以分其下流或修城武以南廢隄至豐單之黃德賀固楊明等集接至沛縣之北廟道口築隄塞決以防其北流此治河之急務也今爲運道計者欲從淤處挑濬修築則沙土不堅欲於昭陽湖築隄則沙積復壅不若於湖之東岸滕沛魚臺鄒縣間獨新安社地更鑿一渠南接留城北接沙河間不過百餘里

渠深視地形廣皆五六丈厚築西岸以爲湖之東隄令
水不得漫而以一湖爲河流漫散之區此上策也疏並
下工部請下總督大臣會議斟酌舉行上從之 十一

月辛丑總理河道工部右侍郎章拯上疏乞休詔拯還

京別敘

拯字以進蘭谿人弘治
丙辰進士歷工部尚書

十二月辛酉總督河道都御史

盛應期薦蘇州府知府陳文沛才堪治河頃曹濮河道

副使王言以病去文沛可代之上曰可令速往視事

明世

宗實錄

是年復塞老和尚寺八里屯張家莊等處命官發丁

夫數萬於昭陽湖東北起汪家口南抵留城口改鑿新
河以避黃河衝塞之患尋以災異罷役命官即故道濬
之修築單縣林臺至沛縣舊城隄百四十餘里以塞入

湖之道又濬趙皮寨孫家渡口殺上流之勢沛漕復通

是年決徐州及曹單城武豐沛等縣楊家口梁靖口
吳士舉等處衝入雞鳴臺沛北皆爲巨浸東溢逾漕
入昭陽湖沙泥聚壅運道大阻

續文獻通考

盛應期字思徵吳江人弘治六年進士遷工部侍郎
引疾歸六年黃河水溢入漕渠沛北廟道口淤數十
里糧艘爲阻侍郎章拯不能治尚書胡世寧詹事霍
韜僉事江良材請於昭陽湖東別開漕渠爲經久計
議未定以御史吳仲言召拯還即家拜應期右都御

史以往

明史彙

明世宗嘉靖七年四月丁巳總督河道右都御史盛應期言治河丁夫七萬計工六月約費米十萬餘石乞假留河南山東二省起運糧米四五萬石就近給工詔如所請或米已起兌許於臨清倉內支用即以修河銀解還太倉 七月辛卯命工部右侍郎潘希曾兼都察院左僉都御史總理河道 八月辛丑都御史潘希曾言近沛漕沙淤旋挑旋塞蓋由秋水泛漲黃河奔衝所致嘗考河流故道非一其大而要者有三一孫家渡經長淮衛趨淮入海一趙皮寨經符離橋出宿遷小河入海一沛縣飛雲橋經徐州趨淮入海孫家渡趙皮寨乃上流之支河飛雲橋乃下流之支河弘治以前三支分流

會於淮而入於海故徐沛亡患漕渠不淤今上流二支俱就湮塞全河東下併歸於飛雲橋一支下束徐呂二洪上遏閘河流水溢爲游波茫無畔岸於是決隄壅沙大爲漕患今日之計固當挑濬舊漕以通糧運加築隄岸以防衝決然非疏其上流秋來水發沙雖挑而復淤隄雖築而復決近因趙皮寨開浚未通正在疏孫家渡以殺河勢第恐巡撫事繁副使力寡請敕都御史潘墀嚴督管河副使調集夫役選委職官亟爲疏浚尅期成功功成聽臣閱實具奏上嘉其議從之 八月庚申提督河道右都御史盛應期旣奉旨取回遂引疾乞休不允 九月壬午工部覆尚書李承勛治河議請行侍郎

潘希曾躬親相度或地勢之高卑水勢之增減凡淤淺衝決之病修築挑濬之宜務得至當期在可久寧過慮於未事之前毋過悔於已事之後其稱乞遣六部知水利者二人詣工體察恐希曾聞之自生疑懼且計程蒞事曾無數日即復別有委托不無傷國家信任之誠沮大臣展布之氣宜令每月自以所行奏報因事考言萬一所言不孚一年之後遣科道官從公查勘以驗其成效即今遣官體察之意也從之 閏十月丁酉河道侍郎潘希曾言漕渠廟道口以下忽淤數十里者由決河西來橫衝廟道口之上并掣閘河之水東入昭陽湖以致閘水不復南流而沛縣飛雲橋之水時復北漫故也